

神州奇俠系列

(上)

兩度家傳

香港
溫瑞安



神州奇侠系列

两度豪侠

香港
温瑞安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90·北京

目 录

楔 子	1
第 一 章 锦江四兄弟	3
第 二 章 秤千金与管八方	25
第 三 章 凶手与无形	48
第 四 章 巨石横滩的铁腕神魔	65
第 五 章 浣花剑派权力帮	77
第 六 章 剑魔传人	93
第 七 章 刀剑双魔	127
第 八 章 有朝一日山水变	146
第 九 章 扫落叶的人	168
第 十 章 扁诸神剑·古松残阙	184
第 十 一 章 铁脸铁手铁衣铁罗网	199
第 十 二 章 我要去那儿找我的兄弟	219
第 十 三 章 二胡·笛子·琴	235
第 十 四 章 笑饮一杯酒·杀人都市中	252

楔 子

在成都西郊，自百花潭溯流而上，至杜甫草堂，沿途景色十分苍翠旖旎，环绕成都的锦江，这一段叫做浣花溪。

千百年来，锦江浣花溪以它秀丽的景色招来了许多诗人的栖止和吟咏，唐代著名的女诗人薛涛曾住在百花潭，并用浣花溪净洁的江水制造出各种美丽颜色的诗笺，称为“薛涛笺”。至今在锦江右岸还有薛涛的故居崇丽阁和吟诗楼，都已成为成都有名的胜景。此外，南郊的诸葛侯祠和刘备墓，也是游人凭吊的胜地，杜甫咏诸葛侯祠云：

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草鹑空好音。

三顾频频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

这首诗，是杜甫泛舟浣花溪而作。诸葛亮未出隆中前，曾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地方的卧龙岗筑“草庐”隐居，后世的人为了要敬仰他，于是在隆中坊以杜甫诗的二句“三顾频频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”，高勒其上。

别人也许不会觉得什么，但是四川成都、浣花剑派掌门人

萧西楼的第三个儿子萧秋水，却因为这两句诗，写于锦江，刻在隆中，所以特别带了三位好朋友，从四川赶到了湖北，就为了看那么一看，那惊才羡艳大诗人的诗，以及那名动八表的诸葛武侯故居！

浣花剑派掌门人萧西楼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大儿子萧易人，五湖四川，年轻人里恐怕没有比萧易人更有智略权术；二儿子萧开雁，沉着练达，被誉为是浣花剑派的守护神；三儿子萧秋水，在江湖，未成名，在武林，无权势，但为了看两句诗而奔驰数百里者，萧家却只有他一个人。

没料到萧秋水这一看，却看出了叱咤风云，武林色变的一段悲歌慷慨激昂的故事。

第一章 锦江四兄弟

萧秋水的祖父是萧栖梧，乃浣花剑派开山祖师。

浣花剑派的历史绝不比天山剑派，华山剑派，青城剑派，南海剑派，终南剑派悠久，萧栖梧是当代剑术大师，以他个人剑术，确不在上述任何一派掌门之下，放眼天下，只有铁衣剑派，沧浪剑派才能使萧栖梧惧之三分。

而铁衣剑派，沧浪剑派的后台，却是“权力帮”。“权力帮”是天下第一大帮。

浣花剑派，却没有任何后台。

萧栖梧名震天下，到了晚年，就只有一个儿子，便是萧西楼。

萧西楼十九岁时，便已击败当时著名剑客“长空剑”卓青天。

萧栖梧很疼爱这个独生子，但是，萧西楼因无法接受他父亲要他舍弃其爱人，另娶一位尚未谋面但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，最后离家出走，到了桂林，组成了外浣花剑派。故当时有内、外浣花剑派之分。

可是没过几年，萧栖梧与人比武，惨败受伤，忧患成疾，终

于撒手尘寰，敌人趁机入侵，整个内浣花剑派，在三几个月之内，几乎给人瓦解了。

萧西楼得闻噩耗，率众赶回川中，单剑闯荡，终于重组浣花剑门，内、外二支浣花剑派，故此又合成一派。

浣花萧家在川中名气之大，声望之隆，财产之丰，足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萧西楼晚年更勤修剑术，更上层楼。

有人说，浣花剑门下不是一个帮派，而是一个世家。

又有人说，浣花剑门之所以盛起，当然是因萧西楼慎细老练，也因为有两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女儿。

萧易人的剑术传说已不在其父之下，而且在川中又有名望。

萧开雁忠心踏实，任劳任怨，是名忠厚朴实的好青年。

萧雪鱼是个美丽而聪明的女孩子，喜欢唱歌，据说她十三岁时，在溪边一面歌唱一面绣灵鱼戏水，结果真有一条活鱼跳上岸来，落在她的绣画上，也不知是因为歌声太好，还是绣得太逼真。

那时萧秋水还没有长大。

萧秋水从小就是在这种关照宠护下长大的。

萧秋水自小就聪敏过人，读书过目不忘，能诗善画，他的武技得自萧易人而非萧西楼，但十七岁时居然已自成一家。

萧西楼暗地当然很喜欢他，但是很不喜欢萧秋水的爱玩，爱抱打不平，爱作遨游，爱广交朋友，爱怒易喜，干了再说的脾性。

萧西楼认为名门世家子弟，不应该那样，应该庄重点，俭约点，象大哥萧易人，二哥萧开雁。

偏偏萧秋水就是萧秋水。

萧秋水要到隆中卧龙岗去，却自长江西陵峡逆流而上，到了秭归，秭归正是大诗人屈原出生之地，其时又正好是五月初五，中国的诗人节。

萧秋水与三个朋友，是最爱冒险的青年。

长江三峡谓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，位于长江上游，介乎四川、湖北两地，互相递接，长七百里，为行舟险地。

秭归背依高山，面临长江，景色壮丽，这是屈原故里，所以每年五月初五，更是热闹，龙舟塞满江上。

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萧秋水到了秭归，就和他的几位朋友上了岸，心想：反正并不赶忙，于是决定看了这次空前未有的赛龙舟再催舟到隆中去。

萧秋水每次出门的时候，萧西楼就一定会吩咐他几件事：

不要胡乱结交朋友。

不得与陌生女子牵涉。

千万千万，不得不得，招惹“权力帮”的人。

第一点萧秋水懂得，因为成都浣花萧家乃名门世家，自然有人来攀亲结交，但萧家清誉，交了损友，自受影响，得罪了朋友，也等于是自掘坟墓。江湖朋友的口，比手上的刀还利。

第二点萧秋水明白，因为他自己入世未深，而他的爸爸，就是因为女孩子，几乎被逐出成都萧家。萧秋水虽然懂得和明白，不见得就是同意，其一因萧秋水素好广游交友，其二是

因为萧秋水风流倜傥。

但是第三点萧秋水就不明白，也不懂得了。

他已问过无数次，问过不少人：“权力帮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那些人虽然答法都不同，说法却都是一样。

——权力帮就是权力帮，开帮立派，就是为了权力，所以直接命名权力帮。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名字，起这名字当然是权力帮帮主李沉舟。

——李沉舟的外号叫“君临天下”，武功多高不知道，他有一个好妻子，叫做赵师容，有一个好智囊，叫做柳随风，至少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能斗得过赵师容，柳随风的。

——权力的获得，必须要有三件东西：金钱，地位，拥护者。

——这三样东西，李沉舟都有。

——但是真正进行“权力帮”的霸权者，却是十九个执行人，江湖上闻名色变的“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”。

——这十九人魔，不单武功高绝，而且其党羽遍布天下，不乏高手名家。此外据说还有八个可怕人物。

——他们杀人与整人的手段，可以叫你后悔为什么要生出来。

——所以招惹了权力帮，不如去自杀更好！

——权力帮是招惹不得的。

以上所说的，萧秋水都明白。

他不明白的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结论！

在他的心目中，这才是最好、最该招惹的对象，为什么，为

什么招惹不得？

“千万不得招惹权力帮，否则打断你的腿。”

萧秋水不知听过多少遍了，这次临出门时，又被吩咐了一遍。

但是后面那一句，却不是萧西楼说的，而是萧秋水的母亲孙氏慧珊附加的。

孙慧珊早年在江湖上也大大有名，是“十字慧剑”掌门人孙天庭的独生女儿。

可是后面的那句话若是萧西楼说的，那在萧秋水心目中就不同分量了，因为萧西楼言出必行。

而孙慧珊是最疼萧秋水的好母亲。好母亲往往也就是不严厉的母亲。

所以萧秋水听过也就算了。

湖北秭归乃峡中古城，背依雄伟的山巅，面临浩荡的长江，景色壮丽。

萧秋水清晨抵达秭归，看见岸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，张花结彩的龙舟十数艘，这儿是屈原的出生地，每逢五月初五，自然更是热闹，算是对这位爱国大诗人的追怀。

因为还是清晨，舟子都停泊在岸上，大部分是龙舟，还有体面的渔船，其中还夹杂着几艘商船，还有一艘看来极是讲究华丽的画舫。

敢情是什么富贵人家，老远赶来看赛龙舟的。

萧秋水自幼在浣花溪畔长成，这种画舫，萧家也有一、二艘，不过在这个地方也有这种画舫，萧秋水不禁多留意了一

眼。

本来他留意了一眼便知道是富人来凑热闹的，只是这一眼，却让他看到了不寻常的事儿！

于是他马上停了脚步！

他的朋友也跟着停步。

因为是清晨，岸上的人并不太拥挤。

要是换作平时，这岸堤根本不会有什么人。

这时画舫里有一名家丁在船头伸懒腰打呵欠，一名婢女正在倒痰桶入江中。

而在岸上，走来了十一、二个人。

精壮的大汉。

这并没有什么稀奇，而令人触目的是，这十一、二大汉，腰间或背上，都佩有刀剑兵器。

在大白天这批人这么明目张胆的佩刀系剑，走在一起，未免有点不寻常。

更不寻常的是，这十二人都忽然都拔出了兵器，一跃上船。

为首的人使的是一双金斧，一跃上船头，吓坏了那名家丁，正想叫：“救……”已被那双斧大汉用金斧架住脖子，推入了船舱。

那婢女一声尖叫，一名使长枪的大汉立时一脚把她踢入江中，婢女呼救挣扎在江中。

其他的人立即随而进入船舱，只剩下两名使单刀壮汉把守在船的两侧。

这一来也惊动了旁人，十几个人围上去观看，那两名使单刀的大汉立即“呼”地舞了几个刀花，粗声喝道：“咱是‘长江水道天王’朱大王的人，现在来做笔生意，请各位不要插手，否则格杀勿论。”

众人一阵骚动，却无人敢上前去。

萧秋水与三名朋友互觑一眼，心中意识到同一件事，那是：

打劫！

这还得了！

这种事除非萧秋水不知道，一旦知道，则是管定了。

萧秋水身形一动，他身旁的长个子朋友立即拉住他，萧秋水不耐烦地道：“有话快说。”

长个子朋友道：“你知道‘朱大天王’是谁吗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猪八戒？”

长个子朋友一脸凝肃道：“长江三峡十二连环坞水道上的大盟主，朱顺水朱老太爷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哦，这倒听说过。”

长个子朋友摇摇头叹道：“你知道使双斧和使长枪的是谁吗？”

萧秋水不禁顿足道：“你少卖关子好不好？”

长个子朋友道：“使双斧的叫‘紫金斧’薛金英，使长枪的叫‘枪到人亡’战其力，这两人，武功不错，是朱大天王的得力手下。”

萧秋水不禁叹道：“你要去对付他们，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”

萧秋水转头笑问其他二人：“你们呢？”

那两名朋友笑着答道：“要考虑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哦？”

那白面书生朋友笑道：“本来是要教训他们的！”

另一个女子口音的朋友接着道：“现在却考虑杀掉他们。”

萧秋水笑着回首向长个子朋友问：“你呢？”

长个子朋友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就是要你们去杀人，而不是去教训人。”

萧秋水笑道：“你们？”

长个子朋友一笑道：“不，我们。”

这就是萧秋水的朋友，他其中三位朋友。

就在这时，画舫中传来一声惨叫，一名公子模样的人自画舫窗帘伸头大叫救命，才叫了半声，忽然一顿，伏在窗棂上，背后的窗帘都染红了。

萧秋水等人一见，那里还得了！

那两名持刀大汉，只见眼前一花，船上竟已多了四个公子打扮的人。

那两名大汉哪里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指着萧秋水喝道：“滚下去！”

他们之所以指着萧秋水，乃是因为在任何场合，萧秋水跟任何人出现，别人总是会先注意萧秋水，甚至眼中只有萧秋水的。

这是萧秋水与生俱有的。

但是等到那大汉喝出了那句话，船头上的四个人，忽然不见了三个人，只剩下那俏生生的白面书生，而船舱的布帘一阵急摇。

那两名大汉不禁呆了一呆，只听那白面书生低道：“你们是朱老太爷手下，一定杀过很多人了？”

其中一名大汉下意识地答道：“没一百，也有五十对了。”

另一名大汉吼道：“加上你一个也不嫌多！”

白面书生低声笑了一笑，模糊地说一声：“好。”

就在这刹那间，白面书生忽然就到了这两名大汉的面前。

跟着下来，白面书生已在两名大汉的背后，缓步走进船舱。

然后是岸上的民众一阵惊呼，妇女们忍不住尖叫，因为那两名大汉，刀呛然落地，目中充满着惊疑与不信，而他们的喉管里，都同时有一股血箭，激射出来，喷得老远，洒在船板上。

白面书生掀开船舱布帘，跨入船里，一面阴声细气地附加了一句：“好，就多加两个。”

那两名大汉听完了这句话，就倒了下去。岸上的人又是一阵惊呼：“出了人命了！”

“出了人命了！”

萧秋水和他两个朋友跨入船舱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大堆站着的人，只有两个是坐着的。

坐着的人是拿双斧和拿长枪的。

其他站着的人，有些是船里的人，家丁打扮，侍女打扮或者员外、夫人、公子、小姐打扮，但有八个人，黑水靠紧身劲装，右手是刀，左手在活动。

活动是：有些在翻衣箱，有些是抢人发髻上的金饰，有

些是提着吓得脸色又青又白的人的头发，有的扼住别人咽喉，有的在位小姐下巴上托着。

这些自然是强盗。

长江朱顺水朱大王的手下。

萧秋水等人忽然进来，大家的手，也就停止了活动。

拿长枪的震了一震，执双斧的双眼直钩钩地向前看，连眨也未眨一眼。

萧秋水就笑着向不眨眼的人一拱手：“早。”

有人居然在这个时候进来，跟你请安，实在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，拿长枪的人已变了脸色，使双斧的人却仍是连眼睛也不眨一眼。

拿长枪的大汉沉声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萧秋水向使双斧的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薛金英。”

拿长枪的大汉怒道：“我是在跟你说话。”

萧秋水向使双斧的笑道：“我开始还以为你是个女孩子，好端端的一个粗老汉怎么又是金又是英的呢？”

使长枪的吼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嘴里放干净点！”

萧秋水继续向薛金英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战其力的。”

“枪到人亡”战其力顿足欺近，怒嘶道：“你再说！”

萧秋水依然向薛金英道：“可惜那人很短命，就死在长江水道，秭归镇的一座画舫上。”

战其力发出一声震得船荡的大吼，薛金英这时才抬头，慢慢地向战其力说了一句话。

“他们是来送死的。”

战其力的脸上立即浮起了一个奇怪的笑容，其他的人也跟着恢复了左手的活动，就当萧秋水他们是已死了的人一般。

可是突然一切又停顿了。

有些人在翻衣箱时停顿了下来，有些是抢发髻上的金饰时停下来，有的是揪着别人的头发忽然脱了力，有的是扼住别人的咽喉忽然松了手，有的是在摸一位小姐的下巴时僵住了，因为他们在忽然之间看见了自己的手，插了十数根细如牛毛的银针。

他们有的发出尖叫，有的发出怒吼，有的不敢相信地丢掉大刀，用右手抓住自己的左手。

那女子口音的朋友的衣袖不过动了一动。

战其力的脸色变了。

薛金英也眨了眼，不止眨一次，而且眨无数次，因为连他也看不清，那年轻人是怎样出手的。

萧秋水笑道：“我这位朋友，姓唐名柔，是蜀中唐门的外系嫡亲，四川蜀中唐家，你们总听说过吧？”

萧秋水一说完，那些船上的八名中针的大汉，纷纷惊叫，拼命把手上的银针拔出来。

蜀中唐门，江湖上暗器之一大家，而且也是使毒的翘楚。

萧秋水却笑道：“各位不必惊慌，这位唐兄是唐门中少数的暗器不淬毒的子弟之一。”

那八名大汉闻言停了手，纷纷我望你，你望我，说不出话来。

战其力忽然脖子粗了，大喝一声，一枪刺出！

他的枪本来斜挂在桌边，不知怎么的突然已到了他手上，别人看见他手上有枪时，他的枪已到了别人的咽喉！

唐柔的咽喉！

唐家子弟都不是好惹的，所以战其力准备先杀唐柔。

眼看枪尖就要刺进唐柔的咽喉，唐柔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双手忽然前后刁住了枪杆，战其力一挣，一滚，沉肘反刺！

那人双手一剪一拖，仍刁住长枪。

战其力心中一凛，力抽长枪，不料连抽也抽不回来，抬头一望，只见一个长个子懒洋洋的对着自己微笑。

只听萧秋水笑道：“他是我的朋友，姓左丘，名超然，为人却一点也不超然，只是有点懒。他是无所不知，胸怀可以装九州十八省进去的人，精通擒拿手，三十六手擒拿，大鹰爪擒拿，小擒拿门，奇门擒拿，进步擒拿……什么擒拿他都会。”

萧秋水的话讲完时左丘超然的双手已“喀登”一声，夹断了枪杆，再迫步埋身，与战其力双手对拆起来，三招一过，战其力前马被制，后马不能退，肩、胛、腰、肾四个部分，已被左丘超然闪电般拿住，只听左丘超然笑道：“这是小天山的缠丝擒拿手，你记住了。”

萧秋水笑道：“我还有一位朋友，在外面还没进来，他是海南剑派的高足，姓邓，名玉函，你知道，武林中人都说，不到必要，绝不与海南剑派的人交手，因为他们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杀手。”

只听一人自背后道：“背后说人闲话，不是好人。”